

关于汉日隐性否定词语成因的考察

——兼与石毓智先生商榷

华东师范大学 高 宁

提 要:本文围绕“自然语言肯定和否定公理”从汉日双语出发,进行了实证性考察与研究,认为其存在较大缺陷,并非汉日隐性否定词语形成的唯一原因。同时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六种隐性否定词语产生的可能性。

关键词:隐性否定词语;自然语言肯定和否定公理;成因

所谓隐性否定词语可以从两个层面定义。一是指字面上不出现否定字词而表示否定意义的词语,如“从长计议”、“耳旁风”、“马后炮”、“人見知り”、“石部金吉”、“総花”等。它们与显性否定词语^①不同,虽包含负面的价值判断,字面上却不露痕迹。二是从搭配、共现等语法角度切入,指辞书上以肯定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后简称《现汉》)、《现代汉语大词典》(后简称《现汉大》)和《大辞林》所标注的那样,①“用于否定式”/「下に打ち消しの語を伴って」、②“多用于否定(式)”/「多く下に打ち消しの語を伴って用いる」、③或“多用于反问”/「下に反語や打ち消しの語を伴うことが多い」的词语,如“认账”、“介意”、“买账”、“善罢甘休”、“計り知る”、“数が知れる”、“弛心”、“仮初めにも”等^②。这是本文认定隐性否定词语的首要标准。词典没有明示时,则以语料库的统计结果作判断标准。

目前,中日两国关于隐性否定词语的研究论著非常有限,但是,其中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让笔者获益良多,不过,对他关于隐性否定词语生成原因的阐述,笔者持有保留意见。本文拟聚焦于此问题之上,借用他的思路,从汉日双语角度进行探讨。

先看汉语。石氏在其专著中提出了“自然语言肯定和否定公理”(以下简称“公理”),并在实际论证过程中以此作为不二的标准。公理原文为“语义程度极小的词语,只能用于否定结构;语义程度极大的词语,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词语,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结构之中”(石毓智 2001:53)。下面A组词语是石氏在书中举出多用于否定句的部分词语。

A. 介意 认账 理睬 对茬 景气 顶用 在意 当(dàng) 二话 声息 挂齿 好气儿 雅观 起眼儿 像话 相干 济事 打紧 得了(liǎo) 碍事 抵事 受用 中用 在乎 理会 吭声 作美 捉摸 容情 买账 照面 务正 问津 消受 罢休 招惹 打价 承望 插脚 绝(绝对) 毫(一点儿) 断(绝对;一定) 毫发(比喻极小的数量) 压根儿 打岔 经心 经意 答理 搭腔 做声 吱声 言语 言声 顶事 丝毫 要紧 得劲 由得 得已 勉强 顾及 红脸 饶人 吐口 肯服气 通气(石毓智 2001:53~63)

以上词语经笔者一一查验,除划有底线的词语外,其余在《现汉》上都有“多用于否定词语后”、“用于否定式”、“多用于反问(如像话)”或

① 对汉语各家有关否定词语的说法和分类本文不做细分,统称为“否定词”,主要包括“不、没、无、莫、勿、非、未、否、亡、匪”等以及和它们组成的否定词语。石毓智把“免得、难以、艰于、很少”等否定意味很强的词归入“隐性否定结构”之中,笔者以为它们很难算作隐性否定词语。

② 这三本词典上还有“多用于否定词后”、“用于反问或否定式”、“只用于否定式或疑问式”、“あとに否定的な語を伴って”、“多く下に打ち消し・禁止・反語の語句を伴って”、“主に打ち消しを伴って用いる”等标注方式。

“用于反问或否定式(如得了)”等说明。划线词语的《现汉》释例也多用于否定句。受此启发,笔者亦去收集了一批隐性否定词语,如下面的B、C、D组。确如石氏所说,汉语存在这样一批词语,表现出独特的语言特点。

B. 断断 分身 分说 答话 地根儿 见得 开交 落忍 理茬儿 聊赖 摸头 善罢甘休 善类 识羞 相提并论 一概而论 置辩 置喙 置信 置疑 言状 承想 尽然 名状 哪门子

C. 大不了 搭界 顶数 定盘星 对头 对味儿 死活 万万 下台 根本 决 从 毫 并 又

D. 耳性 穷尽 同日而语 相容 一蹴而就 正业 从来 体统 下问 动窝 青红皂白 痛痒过意 好惹 经传 理喻 企及 思议 向迩 枚举 凡响 边幅 凡几 值当 成话 两立 好景 全然 瓦全 休止 言笑 磨灭 讲理 忍心 一时一刻

这3组词语的区别如下。B组为单义词,《现汉》上注明“用于否定式”、“多用于否定(式)”,或注明为“多用在否定词后面”。其中“分说”提示为“多用在‘不容、不由’等否定语之后”,“见得”为“只用于否定式或疑问式”。C组是多义词,其中一个义项在《现汉》上可见与B组相似的提示。不过,“并”、“又”不像“决”、“从”、“毫”等词本身就有明确的意义,它们皆为语气副词,用来加强否定,并具有否定预设的语用功能(胡清国, 2010: 133~136),可参考《现汉》上的相关释义。这里从共现角度着眼,归入隐性否定词语。另,《现汉》(第5版)上“道德”的第2个义项也注明“多用于否定式”。D组词语词典上虽未标明只用于或多用于否定式及疑问句、反问句,但经笔者检索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语料库(网络版),即CCL语料库,它们也多与否定形式连用。此外,笔者见到了“都”字专论^①,《现汉》尚未标明多与否定连用,这里暂不列入。

然而,在仔细研究、对比以上几组词语,并细读石氏公理及其例句和分析后,笔者注意到在石氏那里,否定词被定为“不”和“没”,并且不包括“不是”类的否定。他说“只考察‘不’或‘没’直接加在其他成分之前构成的否定结构。说某个词语能否被否定,是看能否在其前面加上‘不’或‘没’”,但实际上他已突破这个限定。譬如他说

“‘挂齿’是只用于否定结构的,表现在使用中,其前一般要有否定词‘不’或‘没’出现”(石毓智, 2001: 56),但是数种汉语词典的例句中均没有出现把“不”或“没”直接加在“挂齿”之前的。《现汉》为“这点小事,何足挂齿”;《现汉大》是“她自然觉得这班鄙视女子的少年心理是不足以挂齿的”。石氏在研究否定性动词的语法特点时,也已经把“不”或“没”的使用范围拓展了,如他举了“不敢夸口”、“不好出口”、“没和你通气”、“无福消受”等例子。他书中也出现了否定标记“在否定性动词之后”的例句,如“禁受不起”及“V得C”、“V不C”结构中的不少例子^②(石毓智 2001: 45; 72~84)。

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拓宽这类词语的范围,即只要是以否定形式出现,并且是否定意义的词,都可以归入此类。当然,双重否定除外。因此,在B、C、D组里,既包含加“不”、“没”的词语,也包括像(不容/不屑)置辩”、(难以/无法)分身”、(没有)定盘星”等词语。对隐性否定词语在句子中的位置,笔者也不做严格规定,既可前置,也后置,甚至可以居中,如(不)承想”、“断断(使不得)”、“分(不开)身”等。需要强调的是,上举词例皆出自《现汉》,并非笔者杜撰。这也是本文选词的首要标准。凡《现汉》、《现汉大》未收录的词语本文暂不讨论,如(不约)而同”、“一毛(不拔)”、“片甲(不存/留/还/回)”、(不出)所料”等,因为它们尚不是独立的词,不同于已收录于词典的“挂齿”、“在意”等隐性否定词语。

据此研究石氏公理及其论证,笔者发现他对隐性否定词语认定方式存在问题。石氏是根据语义程度来判断一个词语的肯否特点,但并未提出合理的、科学的、确定语义程度的原则和办法。换言之,由于缺乏具体的语义特征描述,对语义程度的判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或然性。同时,也使得他所认定的一部分隐性否定词语经不起辞书和语料库的检验。先看他举的一组例子:

谈论某件事的几个词 叙说、提起、挂齿、说起、倾诉、诉说、谈论’将它们按语义程度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起来:

挂齿、提起、说起、谈论、叙说、诉说、倾诉

这时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挂齿’是只用于

① 袁毓林: 2007年,论“都”的隐性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中国语文》第4期。

② 另,A组里的“压根儿”也只能否定标记在后“捉摸”、“消受”、“毫发”则前后皆可。

否定结构的,表现在使用中,其前一般要有否定词‘不’或‘没’出现;语义程度最高的‘倾诉’只用于肯定结构,表现在使用中不能在其前直接加‘不’或‘没’否定;语义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于两种结构,表现在其前可以自由地增删否定词而在肯定式和否定式之间转化。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经常用于否定结构,靠近右端的‘叙说’‘诉说’经常用于肯定结构,表现在对于前者,其前加上否定词‘没’念起来更顺口,而后者加上‘没’后读起来很别扭”(石毓智,2001:57)。

关于“挂齿”的定性,笔者没有异议。但是“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却“经常用于否定结构”,“其前加上否定词‘没’念起来更顺口”的说法与笔者的查证不符。首先,词典上并未注明它们多用于否定式;其次,笔者以“提起”为检索词在《中日对译语料库》20部中文作品里搜索到139个例文,排除掉非“谈论”意义的“提起”用例(如“提起精神”等)36个,剩103个例文,其中采用否定表达形式的只有25例。“说起”的搜索结果为152个,排除用作其他意义的11例,实际例文为142个,其中采用否定表达方式的只有16个。换言之,从计量统计结果看,“提起”和“说起”并非隐性否定词语。

为慎重起见,笔者从石氏书中找出几个他明确断言的隐性否定词语,再次用语料库进行确认。石氏在举了“一丝、丝毫、一星星儿、一星儿、一丁点儿”几个词语的例句后说“我们从工具书和其他书面材料中共收集到‘丝’‘星儿’和‘丁点儿’

三个量词的10余条用例,全部都是否定句。这也说明语义程度极低的量词是一般只用于否定结构的。由此可见,自然语言肯定和否定规律适用于语言内部的不同词类”(石毓智,2001:180)。同样,他的说法《现汉》和《现汉大》中找不到根据。检索《中日对译语料库》,则显示他说对了一半。

	一丝	丝毫	星儿	丁点
检出用例	106	82	1	5
用于肯定式	56	0	0	4
用于否定式	50	82	1	1

表1. “一丝、丝毫、星儿、丁点”四词的检索结果

“丝毫”和“星儿”与石氏结论相符,但“一丝”和“丁点”却是用于肯定句多于否定句。在CCL语料库上,“丝毫”几乎完全用在否定表达中,“星儿”则是肯定用法多于否定用法,肯否比为23/20,“一丝”和“丁点”在CCL语料库首页上,肯否用法分别为25/22和15/28;总而言之,两个语料库的检索结果都和石氏结论有差距。为此,笔者模仿石氏,从《现汉大》里找了一组程度副词,先假定它们的语义程度,然后用语料库验证:

一个 十分 十二分 一百个 十二万分 千万 万万

按照石氏确定语义程度的方式,也就意味着“一个”、“十分”与否定词语连用的频率最高,语义程度高的“千万”、“万万”应该主要用于肯定式。即语义程度由左向右递增。《中日对译语料库》检索结果如下。

	一个	十分	十二分	一百个	十二万分	千万	万万
检出用例	5	17	11	3	1	73	34
用于肯定式	5	11	8	1	1	14	6
用于否定式	0	8	3	2	0	59	28

表2. 7个程度副词的检索结果

“一个”因使用率太高,笔者仅在《彷徨》和《棋王》两部作品中进行了搜索,得到5个作为程度副词的用例,如“或者索性撞一个死”、“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个颜色看”等。《现汉大》给出的例句是“吃了一个饱;淋了一个透”。总之,它们都是用在肯定式中。“十分”也因使用率高,搜索作品为《红高粱》和《骆驼祥子》。其余词语的搜索范围为语料库中所有20部汉语作品。总之,似乎应该多见于否定句的“一个”、“十分”却更多地用在肯定句里,应该多用于肯定句的“千万”、“万万”

却更多地亮相于否定句,明显与公理相违。不过,石氏认为“‘千万、万万’等一般只用于虚拟句,可以说‘万万不可大意’和‘千万不要忘记带字典’。这两句都是祈使句,都不能去掉表祈使语气的‘可’和‘要’而成句”(石毓智,2001:43)。这个说法很有见地,其根据是把句子分为“现实句”和“虚拟句”。不过,“万万”还是可以用到“现实句”中的,如“虽然这么想,但我知道万万不可造次,一切须沿着女人的牵引进行”(胡清国,2010:131)。在《现汉》中“万万”的第二个义项注明“用

别。这是汉日语的重要不同点。本文继续聚焦石氏公理之上,考察(多)使用于否定式的隐性否定词语是否如石氏所言,是由语义程度决定的^①。下面进行具体的考察。

先看副词。这一类副词通常或起加强否定,或起否定预设等作用,一般与后续用言否定式搭配。它们在形态上不像动词、形容词有否定式,日本传统语法归之于「陳述副詞」。『日本語教育事典』上有「否定の助動詞」的说法(日本語教育学会,1982:207)。另有学者称之为与否定呼应的副词(俞晓明,1999:195)。本文把它们归入隐性否定词语范畴进行考察^②。下面从a组里选几个与汉语同形且基本同义的隐性否定副词来验证石氏公理。

「一概に 一向 特別 到底 大抵 全然 幾許 一切」

小学馆的『中日詞典』(第2版)未收「幾許」,其余7个词语除「到底」之外,释义里都用了同形汉字词。这说明它们在意思上比较相近,有的几乎没有大的差别,如「一切」。在《日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中「一概に 特別 全然 一切」的释义里也用了同形汉字词。笔者查阅《现汉》,发现它们没有一个标有“多用于否定式”之类的说明。这里仿照石氏的做法,选出其中的「特別」,给它找出一组同义词,并按语义程度排列,如「一般的 普通 通常 普遍的 特別 特有」。然而,却不能用公理来解释为什么「特別」会多用于否定表达。此外,像「金輪際、八幡、丸で」等也很难用公理解释。符合石氏公理的只有一部分词汇,如「片時も、一つとして、毫も、根から」等。「連語」部分的词语类似于副词,也有一些不能用公理解释,如「掛かった、何時は、怪我に」等。

现在看动词。其中的「意とする 意に介する

弛む 一顧する」等词语语义程度低,似可用公理解释它们何以多用于否定表达中。但是,另一方面,像「満つ 優れる 飽足る 飽き足りる 好き好む」这类语义程度高的词语多与否定表达为伴,就难以用公理解释。譬如「優れる」,从使用实例看,基本集中在健康、天气、心情、脸色等几个方面,如「健康がすぐれない」「天气がすぐれない」「最近体調がすぐれない」「弟は、風邪で気がすぐれないと言って、朝から寝ていた」等。显然,公理在这里也是失效的。「好き好む」是特别喜欢之意,却偏偏多用于否定式。「満ちる」和「満つ」同义,但是“分工”明确,前者常见于肯定表达,后者在现代日语中多用于否定表达。同样,「計り知る」「推し量る」语义程度相同,在『大辞林』上,前者就用后者释义。但是,前者却多用于否定表达。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見当たる」「見つかる」这组同义词。有意思的是,另两组同义词「飽き足りる」、「飽き足る」^③和「相済む」「済む」却全部多用于否定表达,使公理再次搁浅。

再看名词。「ただごと ただもの 寸分 こればかり」等词符合石氏语义程度理论及其公理。不过,「代り映え」是变得更好的意思,并非比较级的原级,为什么多用于否定表达?「物の数」在同义词组「値打ち 値 価値 真価 真骨頂 数 物の数 バリュウ」里,语义程度已经达到“数得着”的程度,却与否定表达为伍,用公理难以解释。

最后看形容词^④。前3个词正好同义。笔者用3本辞书对其多与否定连用的义项做了一个简表。语义程度很难排定,似乎「芳しい」要高一些,却也同样多与否定式为伍。至于辞书释义中出现的「好ましい」「望ましい」为什么不是隐性否定词语,遍查辞书,也难以断言它们的语义程度要高于同义的3个隐性否定形容词。

① 石氏说《现汉》注明多用于或只用于否定式的词语约150个,“这中间动词和形容词占大多数,名词和副词只有一小部分”(石毓智,2001:57)。其中“副词为数有限。根据我们所收集的,共有13个,约占副词总数的3%”,即“并(表语气)、迟迟、从、断、断断、毫、决、绝(表语气)、丝毫、万、万万、压根(儿)、再也”(郑剑平,1996:75)。但是,从收集到的日语看,则是副词、动词居多,名词有限,形容词很少,与汉语呈不同分布。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考察,或有新发现。譬如,本文收集到的日语隐性否定副词已经近百,与汉语反差极大。因超出本文范围,暂不讨论。

② 从意义角度说,这类副词可分两类:即全面否定和部分否定。前者有「全然、絶対、二度と」,后者有「めったに、まんざら、強ち」等。因超出本文范畴,暂不讨论。

③ 承邱根成先生示教,这组词与其说是同义词,不如说是新旧说法,或者是方言与标准语之差。一段属于关东(标准)语,五段则为关西(上方)语。

④ 形容词有点复杂,因为在公理背后,还有“定量”与“非定量”问题。按照石氏的研究,“定量形容词”没有否定形式,那么,e组用于或多用于否定句的形容词就应该是“非定量形容词”,在数量上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可以被“有点、很、最”等程度词切分。以此考察,「おもしろい 思わしい 芳しい」,皆是“非定量形容词”。

	『大辞林』	『広辞苑』	『国語大辞典』
おもしろい	心にかなう。好ましい。望ましい。	思うとおりで好ましい。	望ましい状態である。思うとおりである。
思わしい	思いどおりで望ましい。よいと思われる。	好ましく思われる。気に入る。	心に何かを思っている状態である。
かんばしい	高い評価が与えられるさま。感心すべきだ。思わしい。	りっぱである。おもしろい。結構である。	ほまれが高い。りっぱである。好ましい。望ましい。

表3. 3个同义形容词的辞书释义对照

综上所述,石氏有关汉语肯定和否定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是,也并非完全如他所言,“从汉语中总结出来的自然语言肯定否定公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其他语言的有关现象”(石毓智, 2001: 370)。

三

研究至此,不难看出,石氏公理不够严谨,反例之多,已经影响到它的可信度。换一个角度说,它也只是隐性否定词语产生的原因之一。那么,除此之外,隐性否定词语的存在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经笔者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点有必要纳入研究视野。

(一)在前期研究中,笔者发现日本学者工藤真由美曾把「動じない、かまわない、たまらない、やりきれない、くだらない、すまない、そぐわない、解せない、否めない、欠かせない、いたらない、しまらない、おぼつかない、いたたまれない、にえきらない、おもいがけない、はかりしれない、みあたらない、ものたりない」等20个词语称为没有否定意思的派生形容词,并指出它们没有相应的肯定表达形式(王华伟, 2007: 101; 68)。从本文的角度看,她让笔者意识到隐性否定词语产生的另一种可能途径,虽与公理关系淡薄,却与词法和语言习得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譬如其中的「たまらない、かかせない、かまわない、みあたらない」4个词,在『大辞林』里,前3个词性皆被定为「連語」,第4个未收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4个词的原形『大辞林』也都收录在册,且注明多用于否定表达。换言之,我们既可以说「堪る」是一个多用于否定表达的隐性否定词语,

又能说「堪らない」本身是「連語」,或者按照工藤的说法是「派生形容词」^①。此外,笔者还发现一组肯否同时存在,且词义相同的词语「感に堪える/感に堪えない」。受此启发,笔者查阅《现代汉语》,发现也有类似情况,有一批肯否成对出现的词语。“不”字组48对,“没”字组3对,“未”字组2对,“别”字组1对。除“成器/不成器”、“非议/无可非议”等少数几对不是隐性否定词语之外,绝大部分肯定式都可归入隐性否定之列。下列甲组注明多用于否定式,或多用于疑问句等。乙组除划有底线的5个词外^②,其余也皆收录,虽未注明多用于否定式,但经检索CCL语料库,皆为隐性否定词语。

甲 得了/不得了 对茬儿/不对茬儿 吹灰之力/不费吹灰之力 含糊/不含糊 济事/不济事 见得/不见得 尽然/不尽然 开交/不可开交 聊赖/百无聊赖 名状/不可名状 摸头/不摸头 起眼儿/不起眼儿 置喙/不容置喙 置疑/不容置疑 像话/不像话 在乎/不在乎 怎么样/不怎么样 天高地厚/不知天高地厚 奈何/没奈何 准儿/没准儿 免俗/未能免俗

乙 成材/不成材 景气/不景气 体统/不成体统 对劲/不对劲 经传/不见经传 经意/不经意 理喻/不可理喻 思议/不可思议 窠臼/不落窠臼 了了/不甚了了 凡响/不同凡响 边幅/不修边幅 则声/不则声 边际/不着边际 挂齿/不足挂齿 做声/不做声 伦比/无与伦比 大雅/无伤大雅 为力/无能为力 正业/不务正业 痛痒/无关痛痒/不痛不痒 宏旨/无关宏旨 两立/势不两立 长物/别无长物 来由/没来由 苟同/未敢苟同 皂白/不分青红皂白 凡几/不知凡几 企及/无法企及

① 因超出本文研究范围,暂不讨论其间的词性问题。

② 前4个被《中华成语大词典》收录。

这就告诉我们,汉语存在同样的情况恐怕不是偶然的。首先,从词汇角度看,隐性否定词语与显性否定词语同时存在,意味着它们各自拥有独立的“词格”,分合有致,各领风骚。有的词,用在否定式里不止一种形式。如,“得了”有“不得了”、“怎么得了”、“还得了吗”等用法。“对茬儿”有“不对茬儿”、“对不上茬儿”;“吹灰之力”可以是“不费吹灰之力”,也可以说“不用花吹灰之力”等。总而言之,除个别词语外,它们都见于词典之中,同时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它们应该是以平行、交叉等多种形式进入学习者视野,带有较强的随意性。至少部分情况是,人们从肯否词语的对举中逐渐意识到有一些词语实际上只能用于否定表达。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语言习惯而已,主要来源于语言习得过程和语言环境以及母语辞书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上升到理论层面看,则不能不说是隐性否定词语产生的另一条途径。

(二)由此探讨下去,笔者发现从词源上说,汉语有一些隐性否定词语是先有显性否定表达方式,然后在历史的长河中,表达否定的字词脱落,最终形成一个“新词”——隐性否定词语,但是两者之间却藕断丝连,互为表里,如“长物”、“经传”、“名状”、“思议”、“理喻”、“边幅”、“为力”、“伦比”、“了了”、“两立”、“长物”、“开交”、“置疑”、“体统”、“聊赖”、“凡响”等。这里略举数例。以下引文来源于考释成语最初出处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商务印书馆)。破折号前的两字词是笔者为对举目的而加上的隐性否定词语。

名状——不可名状:原或作〔难以名状〕,……《尚书大传》(《太平御览·八·天部八·云》):舜时卿云见于时……或以云为出岫回薄,而难以名状也^①。

两立——势不两立: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战国策·楚一》一四⁵⁰¹、《史记》六九²²⁶⁰):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

强,此其势不两立。

理喻——不可理喻:原或作〔无可理喻〕,……晋·戴逵《答周居难释疑论》(《广弘明集》二〇):此乃未喻由于求己,非为无可理喻也。

为力——无能为力:原或作〔无能为役〕,……《左传·成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¹⁸⁹⁴上栏):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克)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

经传——不见经传:宋·洪迈《容斋随笔·三笔·一三·再书博古图》:(叔液鼎曰)考诸前代,叔液之名不见于经传,惟周八士有叔液,岂其族欤?^②

从以上释义不难知道,这些隐性否定词语历史悠久,只不过第一次面世是跟在否定词语后面的。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地从显性否定词语中“出走”,成为辞书上的一个独立词条^③。查阅《现汉》1978年版可以发现,它没有收录“两立”、“名状”、“思议”、“理喻”、“凡响”、“取闹”等词。而第5版上这些词已经赫然在列。查阅《辞源》(2009年版),可以发现这些词仍未被收录。总之,这些词并没有能彻底摆脱与“本家”的亲缘关系,一旦回到文人墨客的笔下,仍旧与否定表达为伴。在笔者看来,这也是隐性否定词语形成的一个客观原因。

(三)换一个角度看,像「意とする」、「意に介する」、「一顧する」、「相容れる」、「名状する」、「忌憚する」、「寧日」这样的日语隐性否定词语也可能与它们为舶来的汉语词汇有关。前3个,如前所述,它们同时也符合石氏公理。就是说,这些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词语还带有中文本身的痕迹,表现之一就是用在否定表达之中。「意に介する」是中文“介意”的和语形式,它与否定连用可以看作“介意”用法在日语中的延伸。其实,日语里也有同形汉字词「介意」,『大辞泉』标明其“后接否定意义的词使用”。这些词中,尚需说明

① 《中华成语大词典》标注的出处为《老子》第十四章“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据两本辞书解释,后世多作“不可名状”,如晋·葛洪《神仙记·王远》:“衣有文采,又非锦绣,光彩耀目,不可名状。”

② “不见经传”一例在意义上与前例有别,它否定的并非经传本身。〔不耻〕下问”、〔无关〕宏旨”、〔无伤〕大雅”、〔不关〕痛痒”、〔不着〕边际”、〔不同〕凡响”、〔不落〕窠臼”、〔无理〕取闹”等也属于这一类。虽非副词,却与日语里进行部分否定的隐性副词有相似之处,需另文研究。

③ 笔者也查到先有隐性否定词语,后有否定表达的显性词语,如“了了”。据《汉语成语考释词典》,《世说新语·言说》里已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语;而“不甚了了”则始出于宋·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此外,也有出处不同,后来成为对举连用的例子,如“天高地厚”和“不知天高地厚”。据《中华成语大辞典》,前者见于《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周;谓地盖厚,不敢不脊”;后者为《庄子·让王》:“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的是「寧日」,其同形汉字词“宁日”在《现汉》里虽未标明多用于否定,但是,经 CCL 语料库搜索,“宁日”几乎毫无例外都用在否定表达之中。由此看来,「寧日」的隐性否定词语身份也可以回溯到“本家”吧。不过,也有一部分词语如前所述,用法已经有别于中文,如「一概に、一向、特別、到底、大抵、全然、一切」等。

(四) 从语言学角度看,日语本身的特点也造就了一部分隐性否定词语。除与否定呼应的副词之外,「連語」也具有与之相似的一些语法特点。譬如,「からとて二度とを措いて」等一旦出现,语法上就要求相应用言取否定式。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似乎与日语的 SOV 结构特点有关。反过来看,中文里,隐性否定副词只有区区 13 个,是否也反映出中文自身的语言类型学特征。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五) 笔者还发现「満ちる」是一个没有否定表达形式的词语,不能说「満ちない」。『大辞林』称在现代日语中「満ちる」的否定形式采取五段活用,如「百人にも満たない」「意に満たない」。『類語例解辞典』则说得更明白:「『満ちる』は、打消表現の場合には、『意に満たない』『四人に満たない』『十に満たない子供』のように、『満ちる』よりも古い形の五段動詞『満つ』の未然形が多く用いられる」。结果,「満つ」成了隐性否定词语,其否定形「満たない」还同时作为「連語」被『大辞林』收录。「満ちる」、「満つ」语义程度相等,「満つ」为隐性否定词语,不能不说与「満ちる」没有否定表达形式有关。用「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少納言)验证,「満つ」的肯否比为 26/544。「満ちる」的否定式为零。

(六) 笔者注意到日本语法学家在谈论“可能助动词”时指出,“可能助动词没有命令形。‘可能’多在以反语或否定形式表示不可能之意的场合使用”(松村明,1972: 126)。从中笔者意识到「浮かばれる」、「受け取れる」、「かなう」、「見当たる」与此语法特点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前两个本身已经是可能动词,后两个虽然在形态上不是可能形,在意思上却是。「かなう」在『大辞林』里,其第 3 个义项为隐性否定,意为「…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ることが許される」。其「連語」形式「かなわない」解释为「(1) (力や能力が) …に對抗できない。勝てない。かなわぬ。…(2)

(「…て(は)かなわない」)の形で,形容詞を受けて)負担が大きくて,それに耐えられない」。「見当たる」在『大辞林』里是「探していたものが見つかる」;「見つかる」在同一义项上的释义为「探しもとめていたもの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角川類語新辞典』的解释相同。因此,日本学者的观点不失为一个可以继续关注、探讨的视角。不过,「見当たる」与「見つかる」同义,且都含有可能的意味,前者却多以否定形式出现,后者肯否皆可,需要进一步研究。此外,工藤列出的 20 个词中,「やりきれない、解せない、否めない、欠かせない、いたたまれない、はかりしれない」6 个词似乎也与动词的可能态有关。虽然工藤认为它们没有相应的肯定式,是派生形容词,但其间的关系恐怕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文围绕汉日隐性否定词语,对石氏公理进行验证性研究,认为其存在较大缺陷,同时提出汉日隐性否定词语产生的其他数种可能性,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 CCL 语料库(网络版)。
 胡清国 2010,《否定形式的格式制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等,「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网络版)。
 日本語教育學會編,1982,《日本語教育事典》,東京:大修館書店。
 石毓智 2001,《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松村明 1972,《日本文法大辞典》,東京:明治書院。
 王华伟,2007,《现代日语否定表达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徐一平等,中日对译语料库,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俞晓明,1999,《现代日语副词研究》,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郑剑平,1996,副词修饰“不/没有”的否定性结构情况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
 (通讯地址:200241 上海市东川路 500 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文字编校:汪婉萍)

(下转第 7 页)

- 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548。
- 刘知几,710,《史通》引自(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鲁迅、瞿秋白,1931,关于翻译的通信,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370-388。
- 吕叔湘,1986,“序”,载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年。
- 罗新璋,1986,《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茅盾,1921,“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载罗新璋《翻译论集》,1986:337-342。
- 潘文国,1994,“单数乎?复数乎?”载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84-99。
- 潘文国,2004,“严复及其翻译理论”,载杨自俭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5),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610-624。
- 潘文国,2008,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载张柏然等编《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3-23。
- 潘文国,2009,“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中国外语》2009年第5期,98-106。
- 潘文国,2011,“文章学翻译学刍议”,载汪榕培、郭尚新主编《典籍英译研究》(第五辑),北京:外研社,2-10。
- 谭载喜,1991,《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严复,1898,“《天演论》译例言”,载罗新璋《翻译论集》,1986:136-138。
- 严复,1902,“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载罗新璋《翻译论集》,1986:140-142。
- 赵元任,1967,“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载罗新璋《翻译论集》,1986:726-741。
- 郑振铎,1921,“译文学史的方法如何?”,载罗新璋《翻译论集》,1986:369-382。
-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 (文字编校:陈家刚)

Translation theory and discourse of China

by PAN Wenguo

Abstract: Whether there is a transl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a matter of dispute, but a matter of practice. The gre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Indo-European translation and that of translation within European languages predetermines the necessity of such a theory. The building of such a theory is at the same time a process to seek the right of discourse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As the loss of “right of discourse” is a result of the over-Westernization in Chinese academy for the past century,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 to dig up the Chinese terms. The restudy of wen, zhi, and xin, da, ya proves there does exist a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a transl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letters composition.

Key words: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Chinese discourse; theory of letters composition

(上接第15页)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Recessive Negativ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Reflecting on SHI Yuzhi's theory

by GAO N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practice of positivist examin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Axiom of Spontaneous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in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I hold that the Axiom has major flaws, and that it must not be the exclusiv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of recessive negativ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Based on my own research, I then elaborate on the possibility of the formation of six types of recessive negatives.

Key words: Recessive Negatives; the Axiom of Spontaneous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in Language; cause of formation